蕳齋漫録

蕳齋漫録

k 50

F 4
カ−90

490,4
Kz-9
4
No.2542
IR K 50
慶應義塾大學醫學部北里圖書
慶應義塾大学医学情報センター 昭和47年6月28日
富士川文庫
672

慶應義塾大學醫學部北里圖書
富士川家藏本

蘭齋漫録
四

夢溪筆談二十六卷

宋沈括著
明商濬校

翰林醫官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間應供奉之人自學士已下工伎群官司隷籍其間者皆稱翰林如今之翰林醫官翰林待詔之類是也

館閣新書淨本有誤書處以雌黃塗之嘗校改字之法刮洗則傷紙紙貼之又易脫粉塗則字不沒塗數遍方能漫滅唯雌黃一漫則滅仍久而不脫古人謂之鈆黃蓋

用之有素矣

黄紙寫書

前世藏書分隷數處蓋防水火散亡也今三館秘閣凡四處藏書然同在崇文院其間官書多為人盜竊士大夫家往〻得之嘉祐中置編校官八員雜讎四館書給吏百人悉以黄紙為大冊写之自此私家不敢輒藏校讎畢僅能終昭文一館之書而罷

些　薩縛訶

楚詞招䰟尾句皆曰些（蘇箇反）今夔峡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呪句尾皆稱些此乃楚人舊俗即梵語薩縛訶也（薩音桑葛反縛無可反訶從去聲）三字合言之即些字也（辯證）

芸香

古人藏書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謂之七里香者是也葉類豌豆作小叢生其葉極芬香秋間葉間微白如粉汚辟蠹殊驗南人採置席下能去蚤虱予判招文館時曾得數株於潞公家移植秘閣後今不復有存者香草之類大率多異名所謂蘭蓀即今菖蒲是也蕙今零陵香是也茝今白芷是也

杜若

唐貞觀中勅下度支求杜若省郎以謝朓詩云芳洲採

杜若乃青坊州貢之當時以為唾笑至如唐故事中書省中植紫薇花何異坊州貢杜若然歷世循之不以為非至今舍人院紫薇閣前植紫薇花用唐故事也

阿膠

古説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傳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水所經取井水煑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疎痰止吐皆取濟水性趣下清而重故以治淤濁及逆上之疾今醫方不載此意

野馬

莊子言野馬也塵埃也乃是兩物古人即謂野馬為塵埃如吳融云動梁間之野馬及韓渥云窻裏日光飛野馬皆以塵為野馬恐不然也野馬乃田野間浮氣耳遠望如群羊又如水波佛書謂如熱時野馬陽焰即此物也

雷公炮炙論桂丁

楊文公談苑記江南後主患清暑閣前草生徐鍇令以桂屑布甎縫中宿草盡死謂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蓋桂枝味辛螫故也雷公炮炙論云以桂為丁以釘木中其木即死一丁至微未必能螫大木自其性相制耳

引素問

世之談數者蓋得其麗跡然數有甚微者非巧曆所能知況此粗跡而已至于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跡不預焉此所以前知之神未易可以跡求況得其粗也予之所謂甚微之跡者世之言星者恃曆以知之曆亦出乎憶而已予於奉元曆序論之甚詳治平中金火合于軫以岸真宣明景福崇明欽天凡十一家大曆步之悉不合有差三十日以上者曆豈足恃哉縱使在其度然又有行黃道之裏者行黃道之外者行黃道之上者行黃道之下者有循度者有失度者有犯經星者有犯客星者所占各不同此又非曆之能知也又一時之間天行三十餘度摠謂之一宮然時有始末豈可三十度間陰陽皆同至交他宮則頓然差別前言星曆難知唯五行時日為可據是亦不然世之言五行消長者止是一歲之間如冬至後日行盈度為陽夏至後日行縮度為陰二分行平度殊不知一月之中自有消長望前月行盈度為陽望後月行縮度為陰兩弦行平度至如春木夏火秋金冬水一月之中亦然不止月中一日之中亦然素問云疾在肝寅卯患申酉劇病在心巳午患子亥劇此一日之中自有四時也安知一時之間無四時安知一刻一分一刹那之中無四時邪又安知十年百年一紀一會一元之間又豈無四時邪又如春

為木九十日間當亹〻消長不可三月三十日亥時屬木明日子時頓屬火也似此之類亦非世法可盡者象数

五運六氣

醫家有五運六氣之術大則候天地之變寒暑風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小則人之衆疾亦隨氣運盛衰今人不知所用而膠於定法故其術皆不驗假令厥陰用事其氣多風民病濕泄豈溥天之下皆多風溥天之民皆病濕泄邪至于一邑之間而雨雨暘□有不同者此氣運安在欲無不謬不可得也大凡物理有常有變運氣所主者常也異夫所主者皆變也常則如本氣變則無所不至而各有所占故其候有從逆淫鬱勝復太過不足之變其發皆不同若厥陰用事風而草木榮茂是之謂從天氣明潔燥而無風此之謂逆太虛埃昏流水不冰謂之淫大風折木雲物濁擾此之謂鬱山澤焦枯草木零落此之謂勝大暑燔燎螟蝗為灾此之謂復山崩地震埃昏時作此之謂太過陰森無時重雲晝昏此之謂不足隨其所變疾癘應之皆視當時當處之候雖數里之間但氣候不同而所應全異豈可膠於一證熙寧中京師久旱祈禱備至建日重陰人謂必雨一日驟晴炎日赫然予時因事入對上問雨期予對曰雨候已見期在明日衆以謂頻日晦溽

尚且不雨如此暘燥豈復有望次日果大雨是時湿土用事連日陰者從氣已効但為厥陰所勝未能成雨後日驟晴者燥金入候厥陰當折則太陰得伸明日運氣皆順以是知其必雨此亦當處所占也若他處候別所占亦異其造微之妙間不容髮推此而求自臻至理

主氣客氣

歲運有主氣客氣常者為主外至者為客初之氣厥陰以至終之氣太陽者四時之常叙也故謂之正氣唯客氣本書不載其目故說者多端或以甲子之歲天數始于水下一刻乙丑之歲始于二十六刻丙寅歲始于五十一刻丁卯歲始于七十六刻者謂之客氣此乃四分暦法求一寒之氣何預歲運又有相火之下水氣承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謂之客氣此亦主氣也与六節相須不得為客大率臆計率皆此類凡所謂客者歲半以前天政主之歲半以後地政主之四時常氣為之主天地之政為之客逆主之氣為害暴逆客之氣為害徐謂其主客無使傷沴此治氣之法也

六氣配六神 黃庭

六氣方家以配六神所謂青龍者東方厥陰之氣其性仁其神化其色青其形長其蟲鱗無是數者唯龍

而青者可以體之然未必有是物也其他取象皆如是唯北方有二曰玄武太陽水之氣也螣蛇少陽相火之氣也其在於人爲腎〻亦二左爲太陽水右爲少陽相火〻降而息水〻騰而爲雨露以滋五臟上下相交此坎離之交以爲否泰者也故腎爲壽命之藏左陽右陰左右相交此乾坤之交以生六子者也故腎爲胎育之臟中央太陰土曰勾陳中央之取象唯人爲宜勾陳者天子之環衛也居人之中莫如君何以不取象於君〻之道無所不在不可以方言也環衛居人之中央而中虛者也虛者妙萬物之地也在天文星辰皆四傍而中虛八卦分布八方而中虛不虛不足以妙萬物其在於勾陳之配則彈勾陳如環〻之中則所謂黃庭也黃者中之色庭者官之虛地也古人以黃爲脾不然也黃庭有名而無所沖氣之所在也脾不能与也脾主思慮非思之所能到也故養生家曰能守黃庭則能長生黃庭者以無所守爲守唯無所守乃可以長生或者又謂黃庭在二腎之間又曰在心之下又曰黃庭有神人守之皆不然黃庭者虛而妙者也強爲之名意可到則不得謂之虛豈可求而得之也哉

性冷

夏文莊性豪侈禀賦異於人纔睡即身冷而僵一如

逝者既覺須令人温之良久方能動人有見其陸行兩車相連載一物巍然問之乃綿帳也以數千兩綿為之常服仙茅鍾乳硫黄莫知紀極晨朝每食鍾乳粥有小吏竊食之遂發疽幾不可救（人事）

喘用人參

墨客揮犀亦載之

王荊公病喘藥用紫團山人參不可得時薛師政自河東還適有之贈公數兩不受人有勸公曰公之疾非此藥不可治疾可憂藥不足辭公曰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黧黑門人憂之以問醫〻曰此垢汗非疾也進澡豆令公頮面公曰天生黑於予澡豆其

蘇合香丸

墨客揮犀亦載之

王文正公大尉氣羸多病真宗賜藥酒一注瓶令空腹飲之可以氣和氣血辟外邪文正飲之大覺安健因對称謝上曰此蘇合香酒也每一斗酒以蘇合香丸一兩同煮極能調五臟却腹中諸疾每寒冐寒夙興則飲一盃因各出數盃賜近臣自此臣庶之家皆效為之蘇合香丸盛行于時此方本出廣濟方謂之白朮丸後人亦編入千金外臺治疾有殊效予於良方叙之甚詳然昔人未知用之錢文僖公篋中方蘇合香丸註云此藥本出禁中祥符中嘗賜近臣即謂此也

州醫博士　匠士墓土差癰　（星十九捽犀六載之）

國子博士李慶餘知常州强於政事果於去惡凶人惡吏畏之如神末年得疾甚困有州醫博士多過惡常懼為餘慶所發因其困進利藥以毒之服之洞泄不已勢已危餘慶察其姦使人扶舁坐聽事召醫博士杖殺之然後歸臥未及席而死葬於横山人至今畏之過墓者皆下有病癰者著床席間輙差其敬憚之如此

。取墓土

如予何

校書用墨漫朱圈

舊校書官多不恤職事但取舊書以墨漫一字復注舊字於其側以為日課自置編校局只得以朱圍之乃於卷末書校官姓名（官政）

瘖者用叫子

世人以竹木牙骨之類為叫子置之喉中吹之能作人言謂之顙叫子嘗有病瘖者為人所苦煩冤无以自言聽語者試取叫子令顙子作聲如傀儡子粗能辨其一二其冤獲申此亦可記也（權智）

書之闕誤可見於他書

書之闕誤有可見於他書者如詩天夭是椓後漢蔡邕傳作夭夭是加與速速方穀為對又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岨者岐有夷之行坊記君子之道譬猶坊焉夬卦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王輔嗣曰居德而明禁乃以則字為明字也 藝文

右文左文

王聖美治字学演其義以為右文古之字書皆從左文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如水類其左皆從水所謂右文者如戔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貝之小者曰賤如此之類皆以戔為義也

烏喙作烏啄續斷作斷續

陸龜蒙作藥名詩云烏啄蠹根囘乃是烏喙非烏啄也又斷續玉琴哀藥名止有續斷無斷續此類極多

開元錢詩

毗陵郡士人家有一女姓李氏方年十六歲頗能詩甚有佳句吳人多得之有拾得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又有彈琴詩云昔年剛笑卓文君豈信絲桐解誤身今日未彈心已亂此心元自不由人雖有情致乃非女子所宜

切韻

切韻之学本出于西域漢人訓字止曰讀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語已有二聲合為一字者如不可為叵何不為盍如是為爾而已為耳之乎為諸之類以西域二合之音蓋切字之原也如輭字文從而犬亦切音也殆与聲俱生莫知從来今切韻之法先類其字各歸其母脣音舌音各八牙音喉音各四齒音十半齒半舌音二凡三十六分為五音天下之聲總于是矣每聲復有四等謂清次清濁平也如顛天田年邦胮龐庬之類是也皆得之自然非人為之如幫字横調之為五音幫當剛臧央是也（幫宮之清當商之清剛角之清臧徵之清央羽之清）縱調之為四等幫滂傍范是也（幫宮之清滂宮之次清傍宮之濁范宮之不清不濁）就本音本等調之為四聲幫牓謗博是也（幫宮清之平牓宮清之上謗宮清之去博宮清之入）四等之聲多有聲無字者如封峰逢止有三字邕胸止有兩字竦大欲以皆止有一字五音亦然滂湯康蒼止有四字四聲則有無聲亦有無字者如蕭字有字全韻皆無入聲此皆聲之類也所謂切韻者上字為切下字為韻切須歸本母韻須歸本等切歸本母謂之音和如德紅為東之類德与東同一母也自有重中重軽中軽本等聲盡汎入別等謂之類隔雖隔等須以其類謂脣与脣類齒与齒類如武延為綿

符兵為平之類是也韻歸本等如冬、與東字母皆屬端字冬乃端字中第一等聲故都宗字第一等韻也以其歸精字故精徵音第一等聲東字乃端字中第三等聲故德紅切紅字第一第三等韻也以其歸匣字故匣羽音第三等聲又有互用借聲類例頗多大都自沈約為四聲音韻愈密然梵学則有華竺之異南渡之後又雜以呉音故音韻龐駁師法多門至于所分五音法亦不一如樂家所用則隨律命之本無定音常以濁者為宮稍清為商最清為角清濁不常為徵羽切音（韻）家則定以唇齒牙舌喉為宮商角徵羽其間又有半徵半商者如来日二字是也皆不論清濁五行家則以韻類清濁參配今五姓是也梵學則喉牙齒舌唇之外又有折攝二聲折聲自臍輪起至唇上発如屏字浮金反之類是也攝聲鼻音如欽字鼻中発之類是也字母則有四十二曰阿多波者那囉拕婆荼沙嚩哆也瑟吒（二合）迦娑麽。伽他社鎖呼拕（前一拕輕呼　此一拕重呼）奢佉叉（二合）娑多（二合）壤曷檡多（二合）婆（上聲）車娑麽（二合）縒伽（上聲）吒拏娑頗（二合）娑迦（二合）也娑（二合）室者（二合）佗陀為法不同各有理致雖先正所不言然不害有此理歷世浸久學者日深自當造微耳

龍龕手鏡

幽州僧行均集佛書中字為切韻訓詁凡十六萬字分四卷號龍龕手鏡燕僧智光為之序甚有詞辯契丹重熙二年集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熙寧中有人自虜中得之入傳欽之家蒲傳正帥浙西取以鏤板其序末舊云重熙二年五月序蒲公削去之觀其字音韻次序皆有理法後世殆不以其為燕人也

八景

度支員外郎宋廸工畫尤善為平遠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鴈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庭秋月瀟湘夜雨煙寺晚照（鐘）漁村落照謂之八景好事者多傳之往歲小窑村陳用之善畫廸見其畫山水謂用之曰汝畫信工但少天趣用之深伏其言曰常患其不及古人者正在于此廸曰此不難耳汝先當求一敗墻張絹素迄（訖）倚之敗墻之上朝夕觀之觀之既久隔素見敗墻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為山下者為水坎者為谷缺者為澗顯者為近晦者為遠神領意造恍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了然在目則隨意命筆默以神會自然境皆天就不類人為是謂活筆用之自此畫格得進

楷字益訛

古文自變隷其法已錯亂後轉為楷字愈益訛舛殆不可考如言有口為吴無口為天按字書吴字本從口從夨（音按）非天字也此固近世謬從楷法言之至如両漢篆文尚未廢亦有可疑者如漢武帝以隱語召東方朔云先生來來解云東東棗也按棗字從朿（音刺）不從東此或是後人所傳非當時語如卯金刀為劉貨泉為白水真人此則出于緯書乃漢人之語按劉字從丣（音酉）從金如桺駵畱從丣非卯字也貨從貝真乃從具亦非篆法不知何縁如此字書与本史所記必有一誤也

徐鉉善小篆

江南徐鉉善小篆映日視之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于屈折處亦當中無有偏側處乃筆鋒直下不倒側故鋒常在畫中此用筆之法也鉉嘗自謂吾晩年始得竵匾之法凡小篆喜瘦而長竵匾之法非老筆不能也

板印書籍

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経已後典籍皆為板本慶暦中有布衣畢昇又為活板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毎字為一印火焼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臘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範為一板持就火煬之藥稍鎔則以一

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纔畢則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二十餘印以備一板內有重複者不用則以紙貼之每韻為一貼木格貯之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木為之者木理有疎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与藥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訖再火令藥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終不沾汚昇死後其印為群從所得至今寶藏之（技藝）

一壯

醫用艾一灼謂之一壯者以壯人為法其言若干壯壯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量力減之

髮屬心鬚屬腎

醫者所論人鬚髮眉雖皆毛類而所主五臟各異故有老而鬚白眉髮不白者或髮白而眉鬚不白者臟氣有所偏故也大率髮屬於心稟火氣故上生鬚屬腎稟水氣故下生眉屬肝故側生男子腎氣外行上為鬚下為勢故女子宦人無勢則亦無鬚而眉髮無異於男子則知不屬腎也

乳石論

醫之為術苟非得之於心而恃書以為用者未見能臻其妙如木能動鍾乳按乳石論曰服鍾乳當終身忌木五石諸散用鍾乳為主復用木理極相反不知何謂予以問老醫皆莫能言其義按乳石論云石性雖温而體本沈重必待其相蒸薄然後發如此則服石多者勢自能相蒸更以藥觸之其發必甚五石散雜以衆藥用石殊少勢不能蒸須籍外物激之令發耳如火少必因風熱所鼓而後發火盛則鼓之反為害此自然之理也故孫思邈云五石散大猛毒寧食野葛不服五石遇此方即須焚之勿為含生之事又曰人不服石庶事不佳石在身中萬事休泰唯不可服五石散蓋以五石散聚其所惡激而用之其發暴故也古人處方大體如此非此書所能盡也況方書仍多偽雜如神農本草最為舊書其間差訛尤多醫不可不知也

芎不可久服

予一族子舊服芎藭醫鄭叔熊見之云芎藭不可久服多令人暴死後族子果無疾而卒又予姻家朝士張子通之妻因病腦風服芎藭甚久亦一旦暴死七皆予目見者又予嘗苦腰重久坐則旅距十餘步然後能行有一將佐見予曰得無用苦參潔齒否予時以病齒用苦參

數年矣曰此病由也苦參入齒其氣傷腎能使人腰重後有太常少卿舒昭亮用苦參揩齒歲久亦病腰自後悉不用苦參腰病皆愈此皆方書舊不載者

摹字

世之摹字者多為筆勢牽制失其舊跡須當横摹之汎然不問其點畫惟舊跡是循然後盡其妙也

黄目

禮書所載黄彝乃畫人目為飾謂之黄目予遊關中得古銅黄彝殊不然其刻畫甚繁大體似繆篆又如闌楯間所畫回波曲水之中間有二目如大彈丸突起煌〻然所謂黄目也視其文髣髴有牙角口吻之象或說黄目乃自是一物又予昔年在姑熟王敦城下土中得一銀錠刻其底曰諸葛士全茖鳴錠茖即古落字也此部落之落士全部將名其錠中間鑄一物有角羊頭其身亦如篆文如今時術士所畫符傍有兩字乃大篆飛廉字篆文亦古怪則錠間所圖盖飛廉也飛廉神獸之名淮南轉運使韓持正亦有一錠所圖飛廉及篆字与此亦同以此驗之則黄目疑亦是一物飛廉之類其形狀如字非字如畫非畫恐古人別有深理大抵先王之器皆不苟為昔夏后鑄鼎以知神姦殆亦此類恨未能深究其理必有所謂

或曰禮圖罇彝皆以木為之未聞用銅者此亦未可質如今人得古銅罇者極多安得言無如禮圖甕以瓦為之左傳却有瑤甕律以竹為之晉時舜祠下乃發得玉律此亦無常法如蒲穀璧禮圖悉作草稼之象今世人發古冢得蒲璧乃刻文蓬蓬如蒲花敷時穀璧如粟粒耳則禮圖亦未可為據

（器用）

雷文

禮書言罍畫雲雷之象然莫知雷作何狀今祭器中畫雷有作鬼神伐鼓之象此甚不經予嘗得一古銅罍環其腹皆有畫正如人間屋梁所畫曲水細觀之乃是雲雷相間為飾如㔾者古雲字也象雲氣之形如囘者雷字也古文◎為雷象回旋之聲如銅罍之飾皆一㔾一◎相間乃所謂雷（雲）雷之象也今漢書罍字作櫑蓋古人以此飾罍後世自失傳耳

把棊試巫

山陽有一女巫其神極靈予伯氏嘗召問之凡人間物雖在千里之外問之皆能言乃至人心中萌一意已能知之坐客方弈棊試數白黑棊握手中問其數莫不符合更漫取一把棊不數而問之則亦不能知數蓋人心所知者彼則知之心所無則莫能知如季咸之見壺子大耳三

藏觀忠國師也又問以巾篋中物皆能悉數時伯氏有金剛経百冊盛一大篋中指以問之其中何物則曰空篋也伯氏乃發而示之曰此有百冊佛経安得曰空篋鬼良久又曰空篋耳安得欺我此所謂文字相空因真心以顯非相宜其鬼神所不能窺也

醫博士朱均

郢州漁人擲網于漢水至一潭底挙之覺重得一石長尺餘圓直如斷椽細視之乃群小蛤鱗次相比綢繆鞏固以物試抉其一端得一書卷乃唐天寶年所造金剛経題誌甚詳字法奇古其末云醫博士攝北陽縣令朱均施此陽乃唐州屬邑不知何年墜水中首尾畧無露漬為士豪李 土
孝源素奉佛寶藏其書蛤筒復養之水中客至欲見則出以示之孝源因感経像之勝異施家財万餘緡寫佛経一藏于郢州興陽寺特為嚴麗

龍壽丹

熙寧七年嘉興僧道親號通照大師為秀州副僧正因遊温州鴈宕山自大龍湫回欲至瑞鹿院見一人衣布襦行澗边身輕若飛履木葉而過葉皆不動心疑其異人乃下澗中揖之遂相與坐于石上問其氏族閭里年歯皆不荅鬚髮皓白面色如少年謂道親曰今來朝第六帝也

更後九年當有疾汝可持吾藥獻天子此藥人臣不可服服之有大責宜善保守乃探囊出一丸指端大紫色重如金錫以授道親曰龍壽丹也欲去又謂道親曰明年歲當大疫吳越尤甚汝名已在死籍今食吾藥勉脩善業當免此患探囊中取一栢葉與之道親即時食之老人曰定免矣慎守吾藥至癸亥歲自詣闕獻之言訖遂去南方大疫兩浙無貧富皆病死者十有五六道親殊無恙至元豐六年夏夢老人趣之曰時至矣何不速詣闕獻藥夢中爲雷電驅逐惶懼而趣（起）遂徑詣秀州具述本末謁假入京詣尚書省獻之執政親閱以爲狂人不受其獻明日因對奏知上急使人追尋付內侍省問狀以所遇對未數日先帝果不豫乃使勾當御藥院梁從政持御香賜裝錢百千同道親乘驛詣雁宕山求訪老人不復見乃於初遇處焚香而還先帝尋康復謂輔臣曰此但豫示服藥兆耳聞其藥至今在彰善閣當時不曾進御

印子金

壽州八公山側土中及溪澗之間往々得小金餅上有篆文劉主字世傳淮南王藥金也得之者至多天下謂之印子金是也然止於一印重者不過半兩而已鮮有大者予嘗於壽春漁人處得一餅言得於淮水中凡重七兩餘面

有二十餘印背有五指及掌痕紋理分明傳者以謂埿之所化手痕正如握埿之迹襄隨之間故春陵白水地發土多得金麟趾裹蹏麟趾中空四傍皆有文刻極工巧裹蹏作團餅四邊無模範迹似於平物上滴成如今乾柿土人謂之柿子金趙飛鷰外傳帝窺趙昭儀浴多褱金餅以賜侍兒私婢殆此類也一枚重四兩餘乃古之一斤也色有紫豔非他金可比以刃切之柔甚於鉛雖大塊亦可刀切其中皆虚軟以石磨之則霏〻成屑小說謂麟趾裹蹏乃婁敬所爲藥金方家謂之婁金和藥最良漢書注亦云異於他金予在漢東一歲凡數家得之有一窖數十餅者予亦買得一餅（異事）

奇疾

世有奇疾者呂縉叔以知制誥知穎州忽得疾但縮小臨終僅如小兒古人不曾有此疾終無一人識有松滋令姜愚無他疾忽不識字數年方稍〻復舊又有一人家妾視直物皆曲弓絃界尺之類視之皆如鉤醫僧奉真親見之江南逆旅中一老婦啖物不知飽徐德占過逆旅老婦愬以饑其子恥之對德占以蒸餅啖之盡一竹簣約百餅猶稱饑不已日飯一石米隨即痢之饑復如故京兆醴泉主簿蔡繩予友人也亦得饑疾每饑立須啖物稍遲則頓

作悶絶懷中常置餅餌雖貴官遇饑亦便齕啖繩有有美行博學有文為時文人終以此不幸無人識其疾每為之哀傷

蔡士寧

随州醫蔡士寧常寶一息石云數十年前得於一道人其色紫光如辰州丹砂極光瑩如人搜和藥劑有纏紐之紋重如金錫其上有兩三竅以細篾剔之出赤屑如丹沙病心狂熱者服麻子許即定其斤兩歲息士寧不能名乃以歸予或云昔人所鍊丹藥也形色既異又能滋息必非凡物當求識者辨之

吳中一士人

蕚醫

吳中一士人曾為轉運司別試解頭以此自負好附託顯位是時侍御史李制知常州丞相莊敏龐公知湖州士人遊毗陵挈其徒飲倡家顧謂一騶卒曰汝往白李二我在此飲速遣有司持酒肴來李二謂李御史也俄頃郡尉以飲食至甚為豐腆有一蕚醫適在其家見其事後至御史之家因語及之李君極怪使人捕得騶卒乃兵馬都監所假受士人教戒就使庖買飲食以紿坐客耳李乃杖騶卒使街司白士人出城郡僚有相善者出與之別唁之曰倉卒遽行當何所詣士人應之曰且往湖州依

麗九耳聞者莫不大笑（譏謔）

朱巖　劉公才

予姻家朝散郎王九齡常言其祖貽永侍中有女子
嫁諸司使夏偕因病危甚服醫朱巖藥遂差貂蟬難
喜甚
置酒慶之女子於坐間求為朱巖奏官
貂蟬難
之曰今歲恩例已許門醫劉公才當候明年女子乃哭
而起徑歸不可留貂蟬追謝之遂召才公諭以女子之意
輟是歲恩命以授朱巖制下之日而巖死公才乃囑王
公曰朱巖未受命而死法容再奏公然之再為公才請及
制下公才之尉氏縣使人召之公才方飲酒聞得官大喜
遂暴卒一四日間助教而死二醫一官不可妄得況其大者
乎（雜誌）

山崖銜螺蚌殼

予奉使河北邊太行而北山崖之間往々銜螺蚌殼及石
子如鳥卵者橫亘石壁如帶此乃昔之海濱今東距海
已近千里所謂大陸者皆濁泥所湮耳堯殛鯀于羽山
舊說在東海中今乃在平陸凡大河漳水滹沱涿水桑乾
之類悉是濁流今關陝以西水行地中不減百餘尺其泥
歲東流皆為大陸之土此理必然

朱砂得火殺人

予中表兄李善勝曾與數同輩鍊朱砂為丹經歲餘

因沐砂再入鼎誤遺下一塊其徒丸服之遂發憒冒一夕而斃朱砂至凉藥初生嬰子可服因火力所變遂能殺人以變化相對言之既能變而為大毒豈不能變而為大善既能變而殺人則宜有能生人之理但未得其術耳以此知神仙羽化之方不可謂之無然亦不可不戒也

磁石指南

方家以磁石磨針鋒則能指南然常微偏東不全南也水浮多蕩搖指爪及盌唇上皆可為之運轉尤速但堅滑易墜不若縷懸為最善其法取新纊中獨蠒縷以芥子許蠟綴于針腰無風處懸之則針常指南其中有磨而指北者予家指南北者皆有之磁石之指南猶栢之指西莫可原其理

咊漱三卷

養鷹鸇者其類相語謂之咊漱咊音以麥反三館書有咊漱三卷皆養鷹鸇法度及其醫療之術

蜜漬鱁鮧

宋明帝好食蜜漬鱁鮧一食數升鱁鮧乃今之烏鱡（鱡）腸也如何以蜜漬食之大業中吳郡貢蜜蟹二千頭蜜擁劍四瓮又何胤嗜糖蟹大底南人嗜鹹北人嗜甘魚蟹加糖蜜蓋便於北俗也如今之北方人喜用麻油煎物不問

何物皆用油煎慶暦中群學士會於玉堂使人置得生蛤蜊一簣令雍人烹之久且不至客訝之使人検視則曰煎之已焦黒而尚未爛坐客莫不大笑予嘗過親家設饌有油煎法魚鱗鬣虬然無下筯處主人則捧而横齧終不能咀嚼而罷

烏脚溪

漳州界有一水號烏脚溪渉者足皆如墨數十里間水皆不可飲〻則病瘴行人皆載水自随梅龍圖公儀宦州縣時沿牒至漳州素多病預憂瘴癘為害至烏脚溪使數人肩荷之以物蒙身恐為毒水所霑兢惕過甚睢盱矍鑠忽墜水中至于没頂乃出之舉體黒如崑崙自謂必死然自此宿病盡除頓覺康健無復昔之羸瘵又不知何也

天蛇毒

太子中允關杞曽提舉廣南西路常平倉行部邕管一吏人為虫所毒舉身潰爛有一醫言能治呼使視之曰此為天蛇所螫疾已深不可為也乃以藥傅其瘡有腫起處以鉗投之有物如蛇凡取十餘條而疾不起又予家祖塋在銭塘西溪嘗有一田家忽病癩通身潰爛號呼欲絶西溪寺僧識之曰此天蛇毒耳非癩也取木皮

煮飲一㪷許令其恣飲初日疾減半兩三日頓愈驗其木乃今之秦皮也然不知天蛇何物或云草間黃花蜘蛛是也人遭其螫仍為露水所濡乃成此疾露涉者亦當戒之

引素問

信州鉛山縣有苦泉流以為澗挹其泉（水）熬之則成膽礬烹膽礬則成銅熬膽礬鐵釜久之亦化為銅水能為銅物之變化固亦不測按黃帝素問有天五行地五行土之氣在天為溼土能生金石溼亦能生金石此其驗也又石穴中水所滴皆為鍾乳殷孽春秋分時汲井泉則結石花大滷之下則生陰精石皆溼之所化也如木之氣在天為風木能生火風亦能生火蓋五行之性也

螃蠏除瘧

關中無螃蠏元豐中予在陝西聞秦州人家收得一乾蠏土人怖其形狀以為怪物每人家有病瘧者借去掛門戶上往往遂差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

校書如掃塵

宋宣獻博學喜藏異書皆手自校讎嘗謂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故一書三四校猶有脫謬

芋解蜂毒

處士劉易隱居王屋山嘗於齋中見一大蜂罥于蛛網蛛搏之為蜂所螫墜地俄頃蛛鼓腹欲裂徐行入草嚙芋梗微破以瘡就嚙處磨之良久腹漸消輕躁如故自後人有為蜂螫者挼芋梗傅之則愈（雜誌）

夢溪筆譚卷第二十六

藥議

古方言雲母麤服則著人肝肺不可去如枇杷狗脊毛不可食皆云射入肺肝世俗似此之論甚多皆謬說也又言人有水喉氣喉者亦謬說也世世傳歐希範眞五臟圖亦畫三喉蓋當時驗之不審耳水与食同嚥豈能就中遂分入二喉人但有咽有喉二者而已咽則納飲食喉則通氣咽則下入胃脘次入胃又次入腸又次入大小腸喉則下通五臟出入息五臟之含氣呼吸正如冶

家之鼓鞴人之飲食藥餌但自咽入腸胃何嘗能至臟凡人之肌骨五臟腸胃各別其入腸之物精英之氣味皆能洞達但滓穢卽入二腸凡人飲食及服藥既入腸爲真氣所蒸精英之氣味以至金石之精者如細研硫黃硃砂乳石之類凡能飛之融結者皆隨真氣洞達肌骨猶如天地之氣貫穿金石土木曾無畱礙自餘頑石草木則但氣味洞達耳及其勢盡則滓穢傳入大腸潤濕滲入小腸此皆敗物不復能變化惟當退洩耳凡所謂某物入肝某物入腎之類但氣味到彼耳凡質豈能至彼哉此醫不可不知也

予集靈苑方論鷄舌香以爲丁香母蓋出陳氏拾遺今細考之尚未然按齊民要術云鷄舌香世以其似丁子故一名丁子香卽今丁香是也日華子云鷄舌香治口氣所以三省故事郎官日含鷄舌香欲其奏事對荅其氣芬芳此正謂丁香治口氣至今方書爲然又古方五香連翹湯用鷄舌香千金五香連翹湯無鷄舌香乳香中得之大如山茱萸剉開中如柿核略無氣味以治疾殊極乖謬

舊說用藥有一君二臣三佐五使之說其意以爲藥雖衆主病者專在一物其他物則節級相爲用大畧相統制如此

為宜不必盡然也所謂君者主此一方者固無物定世藥性論乃以衆藥之和厚者定以為君其次為臣為佐有毒者多為使此謬説也説若欲攻堅積如巴豆輩豈得不為君哉

金罌子止遺洩取其温且澁也世之用金罌者待其紅熟時取汁熬膏用之大誤也紅則味甘熬膏則全斷澁味都失本性今當取半黄時採乾擣末用之

湯散丸各有所宜古方用湯最多用丸散者殊少煮散古方無用者唯近世人為之本體欲達五臟四肢者莫如湯欲留膈胃中者莫如散久而後散者莫如丸又無毒者宜湯小毒者宜散大毒者須用丸又欲速者用湯稍緩者用散甚緩者用丸此其大槩也近世用湯者全少應湯皆用煮散大率湯劑氣勢完壯力与丸散倍蓰煮散者一啜不過三五錢極矣比功較力豈敵湯勢然湯既力大則不宜有失消息用之全在良工難可以定論拘也

古法採草藥多用二月八月此殊未當但二月草已萌八月苗未枯採掇者易辨識耳在藥則未為良時大率用根者若有宿根須取無茎葉時採則津澤皆歸其根欲驗之但取蘆服地黄輩觀無苗時採則實而沉

有苗時採則虛而浮其無宿根者即候苗成而未有花時採則根生已足而又未衰如今之紫草未花時採則根色鮮澤過而採則根色黯悪此其効也用葉者取葉初長足時用芽者取芽初萌茁時用花者取初敷時用實者成實時採皆不可限以時月緣土氣有蚤晩天時有愆伏如平地三月花者深山則四月花白樂天遊大林寺詩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蓋常理也此地勢高下之不同也如筀竹笋有二月生者有四月生者有五月而方生者謂之晩筀稻有七月熟者有八九月熟有十月熟者謂之晩稻一物同一畦之間自有蚤晩此性之不同也嶺嶠微草凌冬不凋并汾喬木望秋先隕諸越則桃李冬實朔漠則桃李夏榮此地氣之不同一畝之稼則糞漑者先芽一丘之禾則後種者晩實此人力之不同也豈可一切拘以定月哉

本草注橘皮味苦柚皮味甘此誤也柚皮極苦不可向口皮甘者乃橙耳

按月令冬至麋角解夏至鹿角解陰陽相反如此今人用麋鹿茸作一種殆踈也又有刺麋鹿血以代茸云茸亦血耳此大誤也竊詳古人之意凡含血之物肉差易

長其次筋難長最後骨難長故人自胚胎至成人二十年骨髓方堅唯麋角自生至堅無兩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餘斤其堅如石計一晝夜須生數兩凡骨之頓成長神速無甚於此雖草木至易者亦無能及之此骨之至強者所以能補骨血堅陽道強精髓也豈可與凡血為比哉麋茸利補陽鹿茸利補陰凡用茸無樂太嫩世謂之茄子茸但珍其難得耳其實劣堅者又太老唯長數寸破之肌如朽木茸端為馬瑙紅玉者最善又北方戎狄中有麋麖麈駝麈極大而色蒼麂黃而無斑亦鹿之類角大而有文瑩瑩如玉其茸亦可用

枸杞陝西極邊生者高丈餘大可作柱葉長數寸無刺根皮如厚朴甘美異於他處者千金翼云甘州者為真葉厚大者是大體出河西諸郡其次江池間埂上者實圓如櫻桃全少核暴乾如餅極膏潤有味

淡竹對苦竹為文除苦竹外悉謂之淡竹不應別有一品謂之淡竹後人不曉於本草內別疏淡竹為一物今南人食筍有苦筍淡筍兩色淡筍即淡竹也

東方南方所用細辛皆杜衡也又謂之馬蹄香也黃白拳局而脆乾則作團非細辛也細辛出華山極細而直深紫色味極辛嚼之習習如椒其辛更甚於椒故本草

云細辛水漬令直是以杜衡偽爲之也襄漢間又有一種細辛極細而直色黄白乃是鬼督郵亦非細辛也

本草注引爾雅云蘦大苦注甘草也蔓延生葉似荷莖青赤此乃黄藥也其味極苦謂之大苦非甘草也甘草枝葉悉如槐高五六尺但葉端微尖而糙澁似有白毛實作角生如相思角作一本生熟則角折子如小扁豆極堅齒嚙不破

胡麻直是今油麻更無他說予已於靈苑方論之其角有六稜者有八稜者中國之麻今謂之大麻是也有實爲苴麻無實爲枲又曰牡麻張騫始自大宛得麻油之種亦謂之麻故以胡麻別之謂漢麻爲大麻也

赤箭即今之天麻也後人既誤出天麻一條遂指赤箭別爲一物既無此物不得已又取天麻苗爲之滋爲不然本草明稱採根陰乾安得以苗爲之草藥上品除五芝之外赤箭爲第一此神仙補理養生上藥世人惑於天麻之説遂止用之治風良可惜哉以謂其莖如箭既言赤箭疑當用莖此尤不然至如鳶尾牛膝之類皆謂莖葉有所似則用根耳何足疑哉

地菘即天名精也世人既不識天名精又妄認地菘爲火蘞本

草又出鶴虱一條都成紛亂今按地菘即天名精蓋其葉似菘又似名精（名精即蔓精也）故有二名鶴虱即其實也世間有單服火蘞法乃是服地菘耳不當服火蘞（火蘞本草名豨薟即是猪膏苗後人不識亦重複出之）

南燭草木記傳本草所説多端今少有識者為其作青精飯色黒乃誤用烏臼為之全非也此木類也又似草類故謂之南草木今人謂之南天燭者是也南人多植於庭檻之間莖如蒴藋有節高三四尺廬山有盈丈者葉微似楝而小至秋則實赤如丹南方至多○太陰玄精生解州鹽澤大滷中溝渠土内得之大者如杏葉小者如魚鱗悉皆尖角端正如龜甲其裙襴小墮其前則上剡正如穿山甲相掩之處全是龜甲更無異也色緑而瑩徹叩之則直理而折瑩明如鑑折六角如柳葉火焼過則悉解折薄如柳葉片〻相離白如霜雪平潔可愛此乃稟積陰之氣凝結故皆六角今天下所用玄精乃絳州山中所出絳石耳非玄精也楚州鹽城古鹽倉下土中又有一物六稜如馬牙消清瑩如水晶潤澤可愛彼方亦名太陰玄精然喜暴潤如鹽鹻之類唯解州所出者為正

稷乃今之穄也齊晋之人謂即積皆曰祭乃其土音無他

義也本草注云又名穈子穈子乃黍屬大雅維秬維秠維穈維芑秬秠穈芑皆黍屬以色別丹黍謂之穈（音門）今河西人用穈字而音穈

苦躭即本草酸漿也新集本草又重出苦躭一條河西番界中酸漿有盈丈者

今之蘇合香如堅木赤色又有蘓合油如黐膠今多用此為蘓合香按劉夢得傳信方用蘓合香云皮薄子如金色按之即小放之即起良久不定如蟲動烈者佳也如此則全非今所用者更當精考之

薰陸即乳香也本名薰陸以其滴下如乳頭者謂之乳頭香鎔塌在地上者謂之塌香如臘茶之有滴乳白乳之品豈可各是一物

山豆根味極苦本草言味甘者大誤也

蒿之類至多如青蒿一類自有兩種有黃色者有青色者本草謂之青蒿亦恐有別也陝西綏銀之間有青蒿在蒿叢之間時有一兩株迥然青色土人謂之香蒿莖華与常蒿悉同但常蒿色綠而此蒿色青翠一如松檜之色至深秋餘蒿並黃此蒿獨青氣稍芬芳恐古人所用以此為勝

按文蛤即吳人所食花蛤也魁蛤即車螯也海蛤今不識

其生時但海　涯泥沙中得之大者如棊子細者如油麻粒黃白或赤相雜蓋非一類乃諸蛤之房為海水礲礪光瑩都非舊質蛤之屬其類至多房之堅久瑩潔者皆可用不適指一物故通謂之海蛤耳

今方家所用漏蘆乃飛廉也飛廉一名漏蘆苗似箬葉根如牛蒡綿頭者是也採時用根今閩中所用漏蘆莖如油麻高六七寸秋深枯黑如漆採時用苗本草自有條正謂之漏蘆

本草所論赭魁皆未詳審今赭魁南中極多膚黑肌赤似何首烏切破其中赤白理如檳榔有汁赤如赭南人以染皮製鞾閩嶺人謂之餘糧本草禹餘糧注中所引乃此物

石龍芮今有兩種水中生者葉光而末圓陸生者葉毛而末銳入藥用生水者陸生亦謂之天灸取少葉揉緊臂上一夜作大泡如火燒者是也

麻子海東來者最勝大如蓮實出毛羅島其次上郡北地所出大如大豆亦善其餘皆下材用時去殼其法取麻子帛包之沸湯中浸候湯冷乃取懸井中一夜勿令着水明日日中暴乾就新瓦上輕挼其殼悉解簸揚取肉粒〻皆完

夢溪筆譚卷第十六終 二

侍兒小名録拾遺

宋張邦幾著
明陳汝元校

竹夫人

東坡寄柳子玉云聞道床頭惟竹几夫人應不解卿々文送竹几与謝秀才云留我同行木上座贈君無語竹夫人蓋俗謂竹几為夫人也山谷云竹夫人迺涼寢竹器憩臂休膝非夫人之職而名夏青々竹之所長故名曰青奴嘗作詩曰穠李四絃風掃席昭華三弄月侵床我無紅袖堪娯夜正要青奴一味涼穠李昭華貴人家兩女奴也張文潛後作竹夫人傳（正直方詩話）

續補侍兒小名録

宋温豫著

紙馬

吳太伯祠在東閶門之西每春秋季市肆相率合牢醴祈福于三讓王多圖善馬綵轝子女以獻之時乙丑春有金銀行首糾合其徒以輕綃畫美人侍婢捧胡琴以從其貌出於舊繪者美人為勝兒蓋戶牖墻壁間前後所獻者無以匹也女工方畢

補侍児小名録

宋　王銍

鬢疽

元公鎮南海日疽発於鬢氣息惴然忽有一少年道士直来床前謂元曰本師知公病遣某將少膏藥来可傳之元公寵姬號静君收藥貼之至暮而愈失道士所在　劉公嘉話

墨莊漫録十卷（宋 張邦基 著 明 [illegible] 商濬 校）

僕以聞見慮其忘也書藏其篋歸耕山間遇力罷釋耒之隴上与老農憩談非敢示諸好事也其間是非毀誉均無容心焉僕性喜藏書隨所寓榜曰墨莊故題其首曰墨莊漫録淮海張邦基子賢云

堠子詩

吳安中少年時為堠子詩云行客往来渾望我〻於行客本無心喜為人書之一

何遜在楊州

杜甫詩東閣觀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多不詳遜在揚州之説以本傳考之但言遜天監中為尚書水部郎南平王引為賓客掌書記室薦之武帝与吳均倶進幸後稍失意帝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ゝ卒於廬陵王記室亦不言在揚州也及觀遜有梅花詩見於藝文類聚初学記云兎園標節物驚時最是梅御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横却月觀花遶凌風臺朝灑長門泣夕注臨卬杯應知早凋落故逐上春來余後見別本遜東海剡人舉本州秀才射策為當時之冠歷官奉朝請時南平王殿下為中權將軍揚州刺史望高右戚實曰賢主擁篲分庭愛客接士東閣一開競收揚馬左席皆啓爭趍鄒枚君以詞藝早聞故深親禮引為水部行參軍事仍掌文記室云云乃知遜嘗在揚州也蓋本傳但言南平引為記室畧去揚州尔然東晉宋齊梁陳皆以建業為揚州則遜之所在揚州乃建業耳非今之廣陵也隋以後始以廣陵名州

孔雀龍腦相感

孔雀毛著龍腦則相綴禁中以翠尾作帚每幸諸閣擲龍腦以辟穢過則以翠尾掃之皆聚無有遺者亦若磁石引針琥珀拾芥物類相感也

茄根灰養火

茄根并枝暴乾燒作灰為香爆甚奇能養火延多字

鼻觀香

嘗自製鼻觀香有一種蕭灑風度非閨幃間惱人破禪氣味也其法用水沉香一兩屑之取榠樝液漬之過一指之日泣其液降眞香半兩以建茶閒品二錢七作漿漬一日以湿竹紙五七重包之火煨少時丁香一錢鮮極新者不見火玄參二錢鮮去塵埃容煬令香眞茅山黃連香一錢白檀香三錢麝半錢婆律一錢焰硝一字俱為細末濃煎皂角膠和作餅子容器收之燒暗極慢火

題跋　熙別　徐

題跋最為難事惟東坡山谷題徐熙畫菜云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不可使斯民有此色唐耒鵬有觀懺會夫人詩云回眸綠水波初起合掌白蓮花未開嘉祐中有王永年者娶宗女求舉於實下楊繢得監金耀門書庫永年嘗置酒延下繢出其妻間坐妻以左右手掬酒以飲下繢謂之白玉蓮花（化）盞可謂善體物者也然意亦取鵬之詩云二

碧雲騢

魏泰道輔自號臨漢隱君著東軒雜録續録訂誤詩話筆書又有一書識評巨公偉人闕失目曰碧雲騢取莊獻明肅太后垂簾時西域貢名馬頸有旋毛文如碧雲以

是不得入御閙之意嫁其名曰都官員外郎梅堯臣撰實非聖俞所著乃泰作也

猫兒眼睛

宣和間宮中重異香廣南篤耨龍涎亞悉金顏雪香褐香軟香之類篤耨有黒白二種黒者每貢數十觔白者止三觔以瓠壷盛之香性熏漬破之可燒號瓠香白者每兩價値八十千黒者三十千外廷得之以為珍異也又貢異物圓如龍眼實色若綠葡萄號猫兒眼睛能息火燃炭方熾投之即滅又云能解蠱毒之藥前世所紀異物多矣未聞此種也

茘皮不可燒

茘枝皮不可燒其香引屍蟲

禹餘糧研滴

禹餘糧石形似多恠磈礧百出或正類蝦蟆中空藏白粉去其粉可貯水作研滴出鼎州祇闍山者多此類他亦有之然不及也長老祖曇穎説

荀令湯　朱雲湯

黃魯直謂荀中令喜焚香故名縮砂湯曰荀令湯朱雲喜直言切諫苦口逆耳故名三稜湯曰朱雲湯

龍城錄　雲仙散錄

近時傳一書曰龍城録云柳子厚所作非也乃王銍性之僞為之其梅花鬼事盖遷就東坡詩月黑林間逢縞袂及月落參横之句耳又作雲仙散録尤為怪誕殊悞後之學者又有李歜注杜甫詩及注東坡詩事皆王性之一手殊可駭笑有識者當自知之

舒信道詩

舒信道謫居四明幾二十年獨以詩為樂常得句云春禽得意千般語澗草無名百種香自喜之既而曰此恐可入箋注不可以示人遂改去不用之

漢宮香方

古葉子書

漢宮香方鄭康成注沉水香二十四銖著石蜜複湯鬻（銅鐵葦皆病香）以指嘗試舐飲甲則已（南海賈胡貴一種香木末如蜜房色澤正黄可減甲）以寒水炭四焙之青木香十二之一可酌損之雞舌香以其子勿以其母（青木香用二錢）合擣如糜（沉水得鬻蜜煙黄而氣欝）投初鬻蜜中媒使相悦闕以黄熬蜜隙搯不津地薶之一月中許出之投龍脳六銖麝蔚損半一爐注如芡子薫欝々畧聞百步中人也（今太官加蜜鬻紅螺如麝蔚外家効之以珠髓）此方魏泰道輔強面踈以示癸王父意其失古語其後相國寺庭中買得古葉子書雜抄有此法改正十餘字又一貴人家見一編號古粧臺記數字甚妙予恐失之因附於此

禽鳥嫉妬

廣陵牛氏家堂燕方育雛而雌爲猫所斃雄啁哳久之翻然而逝少選一雌偕來共哺其子明日有雛墜地至晩羣雛畢死取視之満吭皆巻耳實葢爲雌所毒也嗟乎禽鳥嫉其前雛一至於此

栽接

鵞梨

北京壓沙寺梨謂之衟（御）園其栽接之故先植棠梨木与棗木相近以鵞梨條接於棠梨木上候始生枝條又於棗木大枝上鑿一竅度接活梨條於其中不一二年即生合乃斫去棗之上枝又斷棠梨下幹根脥即梨條已接於棗本矣結実所以甘而美者以此頃見北人云以胡桃條接於柳本易活而速実 三

司金丹

章聖時煉丹一爐在翰林司金丹閣日供炭五秤至熈寧元年猶養火不絶劉袤近仲之父被旨裁減百司此一項在経費之數有旨罷之其丹作鐵色詔藏天章閣張忠定公安道居南都煉丹一爐養火數十年丹成不敢服時張易聖民守南都羸瘠殊甚聞有此丹堅求餌之安道云不敢吝也但此丹服火之久不有大功必有大毒不可遽服聖民求之甚力乃以一粒如粟大以與之且戒宜

韜藏慎勿輕餌聖民得之卽呑焉不數日便血不止五臟皆糜潰而下竟死云二事聞之劉延仲

旋風葉唐韻

裴鉶傳奇載成都古仙人吳彩鸞善書小字嘗書唐韻鬻之今蜀中導江迎祥院經藏世稱藏中佛本行經六十卷乃彩鸞所書亦異物也今世間所傳唐韻猶有旋風葉字畫清勁人家往々有之

忍冬解蕈毒

崇寧間平江府天平山白雲寺有數僧行山間得蕈一叢甚美煑食之至夜發吐内三人急取鴛鴦草生啖遂愈其二人不噉者吐至死鴛鴦草藤蔓而生黄白花對開傍水依山處々有之治癰疽腫毒尤妙或服或傅皆可 蓋沈存中良方所載金銀花又曰老翁須者本草名忍冬

爭名朝市魚千里

山谷詩云爭名朝市魚千里予問諸学士魚千里多無齊民要術載范蠡種魚事法池中作九塚然初無重字心頗疑之後因讀關尹子云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游々不知其幾千万里不窮也乃知前輩用事如此該博字皆有来處

聚書類乞兒般漆椀

晏叔原聚書甚多每有遷徙其妻厭之謂叔原有類乞兒般漆椀叔原戲作詩云生計唯茲椀般擎豈憚勞造雖從假合成不自埏陶阮杓非同調顏瓢庶共操朝盛負餘米暮貯籍殘糟幸免墦間乞終甘澤畔逃挑宜筇作杖捧稱葛為袍儻受桑間餉何堪井上螬綽然真自許噱爾未應饕世久輕原憲人方逐子敖頗君同此器珍重到霜毛

具理

東坡自儋耳北歸臨行以詩留別黎子雲秀才云我本儋州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上譬如事遠遊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見不再見欲去且少留後批云新釀甚佳求一具理臨行寫此以折菜錢宣和中予在京相藍見南州一士人携此帖來粗厚楮紙行書塗抹一二字類顏魯公祭姪文甚奇偉也具理南荒人餅餌也

方娠墜崖無恙

劉安世器之在都下僧化成見之曰公在胞胎中當有不測驚危㓜年復有惡疾幾為廢人然卒無恙蓋器之父航赴官蜀中時母方娠過棧道天雨新霽磴滑甚忽石隕馬蹶夫人已墜崖下矣衆皆驚泣無復生望試使下瞰崖

腹有巨木蔦藟縈結蟠屈如蓋落葉委積夫人安坐於上呼之即應乃以衾幬懸縋而上了無所傷至官未幾而盲器之後十餘歲居京師苦赤目甚惡睛溢於外百醫莫差一日有客云某有一相識來謁官畜惡目藥甚效昨日來别云已陞辭早晚即行試遣人往求之時行李已出房云藥誠有之匆匆忘記在某篋中初發一篋藥乃在焉遂得之令以藥傳睛上軟帛纏護戒七日方開一傳痛即止及開睛以内眸子瞭矣二事器之自為劉勉中言

佛威屈盜鼠

高郵禪居寺大殿佛髻珠一日為盜竊去往[illegible]復中不得出僧恠之曰汝往來何求曰欲求門以出僧指曰此門也又復他之竟不見也僧詰問具以竊珠為對即引盜納珠令投哀引咎乃識塗而去僧因拭佛供見座下有敗經腐爛狼籍鼠巢其中小鼠數枚尚未能走或少足或眇目欠尾者無耳者迨無一全形殊可恠也

書冊粘葉為上　黄白本

王洙原叔内翰常云作書冊粘葉為上久脱爛茍不逸去尋其次第足可抄録屢得逸書以此獲全若縫續歲久斷絶即難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數冊錯亂顛倒伏讀歲餘尋繹綴次方稍完復乃縫續之弊也嘗与宋宣獻談之宋

悉令家所録者作粘法予嘗見舊三館黄本及白本書皆作粘葉上下欄界出於紙葉後在高郵借孫莘老家書亦如此法又見錢穆父所蓄亦如此多只用白紙作標硬黄紙作狹簽子蓋前輩多用此法予性喜傳書他日得奇書不復作縫繢也

十憶詩

玉臺新詠梁沈約休文有六憶詩蓋艶詞也其後少有效其體者王全玉乃作宮體十憶詩李元膺見之愛其詞意宛轉且曰讀之動人老狂不能已聊復效尤亦作十絶謂憶行憶坐憶飲憶歌憶書憶博憶顰（憶笑憶眠憶粧）也其一曰屏帳腰支出洞房花枝窣地領巾長裙邊遮定雙鴛小只有金蓮步步香其二云椅上藤花闘面平緗裙斜綽茜羅輕踏青姊妹頻來喚鴛履貪夸不意行其三云緑蟻頻催未厭多帕羅香軟襯金荷從教弄酒春衫涴別有風流上眼波其四云一串紅牙碎玉敲碧雲無力駐晴霄也知唱到關情処緩按餘聲眼色招其五云纖玉參差象管輕蜀牋小研（一作研）碧窗明袖紗密掩嗔郎看學寫鴛鴦字未成其六云小閣爭籌畫燭低錦茵圍坐玉相欹嬌羞慣被諸郎戲袖映春葱出注遲其七曰漫注橫波無語處輕攏小板欲歌時千愁萬恨関心曲却使眉尖

學別離其八云從來題目值千金無事羞多始見心乍向客前猶掩斂不知已覺鈿窩深其九云泥嬌成困日初長暫卸輕裙　涼漠〻帳煙籠玉枕粉肌生汗白蓮香其十云宮樣梳兒金縷犀釵梁水玉刻蛟螭眉間要點雙心事不管蕭郎只畫眉其情致殊妍麗自非風流才思者不能作也五

藏書之富

藏書之富如宋宣獻畢文簡王原叔錢穆父王仲至家及荊南田氏歷陽沈氏各有書目又譙郡祁氏多書號外府太清老氏之藏室後皆散亡田沈二家不肖子盡鬻之京都盛時貴人及賢宗室往〻裒書多者至萬卷兵火之後焚毀迨盡間有一二流落人間亦書史一時之厄也吳中曾旼彥和賀鑄方回二家書其子獻之朝廷各命以官皆經彥和方回手自讎校非如田沈家貪多務得舛謬訛錯也

般若湯

僧謂酒為般若湯鮮有知其說者予偶讀釋氏會乃得其說云有一客僧長慶中届一寺呼淨人酤酒寺僧見之怒其羸暴奪缾擊栢樹其缾百碎其酒凝滯著樹如綠玉搖之不散僧曰某常持般若經須傾此物一盃郎

諷詠劉亮乃將𨫼就樹盛之其酒盡落器中畧無孑遺奄然流啜斯須器𥂕（音庾）酣暢矣酒之庾辭其起此乎

蘿蔔汁治頭痛

王文公安石為相日奏事殿中忽覺偏頭痛不可忍遽奏上請歸治疾裕陵令且在中書偃卧已而小黄門持一小金杯藥少許賜之左痛即灌右鼻右即反之左右俱痛並灌之即時痛愈明日入謝上曰禁中自太祖時有此數十方不傳人間此其一也因并賜此方蘇軾自黄州歸過金陵安石傳其方用之如神但目赤少時頭痛即愈法用新蘿蔔取自然汁入生龍腦少許調勻昂頭使人滴入鼻竅

寶陀山觀音

予在四明時舶局日同官司戶王璪粹昭郡椽往昌國縣寶陀山觀音洞祷雨歸為予言寶陀山去昌國兩潮山不甚高峻山下居民百許家以魚鹽為業亦有耕稼有一寺僧五六十人佛殿上有頻伽鳥二枚營巢梁棟間大如鴨頰毛羽紺翠其聲清越如擊玉每歲生子必引去不知所之山有洞其深罔測莫得而入洞中水聲如考鼔百回鼔聾語不相聞其上復有洞穴日光所射可見數十步外菩薩每現像於其中粹昭既致州郡之命因密祷

倶澤氏酌源堂圖書記

頗有所覩須臾見欄楯數尺皆碧（玉）也有刻鏤之文為路如世間宮殿所造者已而復現紋如珊瑚者亦數尺去人不遠極昭然也久之於深遠處見菩薩像但見下身如腰而上即晦矣白衣瓔珞了了可數但不見其首寺僧云頃有見其面者乃作紅赤色今於山上作塑像正作此色乃當時所現者三韓外國諸山在杳冥間海舶至此必有祈禱寺有鐘磬銅物皆雞林商賈所施者多刻彼國王年號亦有外國人留題頗有文采者僧云禱於洞者所視之相多不同有見淨缾者纓絡者善財者橋梁者亦有無所覩者洞前大石下有白玉晶瑩謂之菩薩石粹昭平生倔強至是頗信向云

醫享取賄受天刑

段承務者醫術甚精貴人奏以不理選受恩澤居宜興非有勢力者不能屈致翟公巽參政居常熟欲見之託平江守梁仲謨尚書邀之始來乃目（日）平江一富人病求段醫段曰此病不過湯劑數服可愈然非五百千　為酬不可其家始許其半段拂衣而去竟從其請復以五十星為藥資段復求益增至百星始肯出藥果如其說而差段載其所獲而歸中塗夜夢一朱衣曰上帝以爾為醫而享取賄賂殊無濟物之志（心）命杖脊二十勅左右韋而鞭之既寤

猶覺脊痛令人視之有撻痕歸家未幾而死

蜜釀酒方

東坡性喜飲而飲亦不多在黃州嘗以蜜為釀又作蜜酒歌人罕傳其法每蜜用四觔鍊熟入熟湯相攪成一斗入好麵麴二兩南方白酒餅子米麴一兩半擣細生絹袋盛都置一器中密封之大暑中冷下稍涼溫下天冷即熱下一二日即沸又數日沸定酒即清可飲初全帶味澄之半月渾是佳酎方沸時又煉蜜半觔冷投之尤妙予嘗試為之味甜如醇醪善飲之人恐非其好也

陷氷丹

蔡仍子因之妻九院王家女也忽患瘵疾沉綿數年既死已就小歛時上皇宮中聞之曰惜其不早以陷氷丹賜之今雖已死試令救之因命中使馳賜一粒時息氣已絕乃強灌之須臾遂活數日後而安但齒皆焦落後十五年方死　六

芸草見典畧

文潞公為相日赴秘書省曝書宴令堂吏視閣下芸草乃公往守蜀日以此草寄植館中也因問蠹出何書一坐默然蘓子容對以魚豢典畧公喜甚即借以歸

唐人七絕之妙宋人為之

七言絶句唐人之作往往皆妙頃時王荆公多喜爲之極爲清婉無以加焉近人亦多佳句其可喜者不可槩舉予每愛俞紫芝秀老歲抄山中云石亂雲深客到稀鶴和殘雪在高枝小軒日午貪濃睡門外春風過不知舒亶信道村居云水遶陂田竹遶籬榆錢落盡槿花稀夕陽牛背無人臥帶得寒鴉兩兩歸崔鶠德符秋日即事云秋草門前已沒鞾更無人過野人家離離踈竹時聞雨淡淡輕煙不隔花又黃州道中云莫愁微雨落輕雲十里長亭未墊巾流水小橋山下路馬蹄無處不逢春劉次莊中叟桃花云桃花雨過碎紅飛半逐溪流半染泥何處飛來雙燕子一時銜在畫梁西僧如璧德操偶成云松下柴門晝不開只有蝴蝶雙飛來蜜蜂兩脚大如彈應是山前花又開吕可思道病酒云無聊病酒對殘春簾幙重重更掩門惡雨斜風花落盡小樓人下欲黃昏又春霽云南國春光一半歸杏花零落淡胭脂新晴院宇寒猶在曉絮欺風不肯飛趙士㨗才孺登天清閣云夕陽低盡已西紅百尺樓高万里風白髮年年何處得只應多在倚欄中李慰去言春晚云花瘦煙羸可柰何不關渠事鳥聲和無人掃地鶯分付輕紅上碧莎趙蘧鑛之子雍春云拂林

欹枕晝初長好夢驚回燕語忙深竹有花人不見直應風轉得幽香曾紆公衮江檝軒書事云卧聽灘聲㶁〻流冷風凄雨似深秋江邊石上烏桕樹一夜水長到稍頭胡直孺少汲春日云風雲吹絮柳飛花睡起鈎簾日半斜四海隨人雙燕子相逢處〻作生涯曾紆仲成還家途中云疎林殘嶺起昏鴉臘盡行人喜近家江北江南春信早傍籬穿竹見梅花劉無極希顔漾花池云一池春水綠如苔水上新紅取次開閑倚東風看魚樂動搖花片却驚猜王銍性之山村云家依溪口破殘村身伴渡頭零落雲更向空山拾黄葉姓名那有世人聞陳与義去非秋夜云中庭淡月照三更白露洗空河漢明莫遣西風吹葉盡只愁無處著秋聲如此之類甚多不愧前人

無骨蟲名曰泥

應劭漢官儀曰周澤為太常齋有疾其妻憐其年老闚內問之澤大怒以為干齋遂收送詔獄自劾論者譏其詭激時諺云生世不諧為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予觀稗官小説乃得其説云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然後又讀五國故事云偽閩王王延慶為長夜之飲

因酔屢殺大臣以銀葉作杯柔弱爲冬瓜片名曰酔如泥酒既盈不可寘杯唯盡乃已盖取此義也

蕁麻

川峡間有一種悪草羅生於野雖人家庭砌亦有之如此間之蒿蓬也土人呼爲蕁麻（音燂）其枝葉拂人肌肉即成瘡疱浸淫潰爛久不能愈杜子美除草詩所謂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修其毒甚蜂蠆其多彌道周盖謂此也劉袤延仲至蜀嘗見之七

抹麗花

閩廣多異花悉清芬郁烈而末利花爲衆花之冠嶺外

無邊法喜禪悦何取（又漫一字）檀宇安遣斯器回成勝縁如含蘊水（又漫一字）発經蓮道場供養求末無邊其後又云師呉虎子近禁道直縣懐於佐陳僧圓丞宋（又漫一字）令宜令鄭休之義不可暁疑當時幹造之人耳又一行云五十石鑊然形製不能容今之五十石盖古之斗斛小也始知二鑊乃當時植蓮供養佛之器耳

章友直篆

章友直伯益以篆得名召至京師翰林院篆字待詔數人聞其名然心未之服俟其至俱来見之云聞先生之藝久矣願見筆法以爲模式伯益命粘紙各數張作

二圖卽令洗墨濡毫其一縱横各作十九畫成一碁局其一作十圓圈成一射帖其筆之廉細閒（間）架疎密無毫髮之失諸人見之大驚嘆服再拜而去八

勸酒胡

飲席刻木為人而脫（銳）其下置之盤中左右欹側僛〻然如舞狀久之力盡乃倒視其傳籌所至酬之以盃謂之勸酒胡程俱致道嘗作詩云簿領青州掾風流麴秀才長煩拍浮手持贈合歡盃屢舞回風急傳籌向羽催深慙偃師氏端為破愁来或有不作傳籌但倒而指者當飲

木犀花

浩和尚此句之大病也近時九僧詩極有好句然今人家多不傳如馬放降来地鵰盤戰後雲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今之文士未必有如此句世学書勿浪書事有可記寺（者）他時便為故事作詩須多誦古人詩不獨詩尓其餘文字盡然

二云漢之文士善以文言道時事質而不俚茲所以為難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主衒博而不思速（述）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父子以四六速（述）叙委曲精盡不減古人自學者變於為文殆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遲久而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耳自古異

人間出前後叅差不相待余老矣乃見之豈不為幸哉

三云空梁落燕泥未知警絶而揚廣不与薛道衡解讐於泉下豈荒煬所趣止於此耶大風起雲飛揚信是英雄之語也若漠ゝ水田飛白鷺陰ゝ夏木轉黄鸝終非已有又何必區ゝ於攘竊哉

四云作字要熟ゝ則神氣完實而有餘於靜坐中自是一樂事然患少暇豈若以樂處當不足耶書十年不倦當時得名虛名已得而真氣耗矣萬事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為勞也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為累也然則自古無不累之心物而有為物所樂之心

五云自蘓子美死後覚筆法中　　年君謨独歩当世然謹讓不肯主盟往年余嘗戯謂君謨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君謨頗笑以謂能取譬今思此語已十飲餘年竟如何哉

六云學書費紙猶勝飲酒費錢曩時王文康公戒其子弟云吾平生不以全幅紙作封皮文康太原人世以晋人喜嗇而資談笑信有是哉吾年尚老亦不欲多耗用物誠未足以有益於人然衰年志思不壮於事少能快然亦其理耳

七云蕭條澹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之覧者未必識也

故飛走遲速意近之物易見而閑和嚴靜趣遠之心難形若乃高下向背遠近重複此畫工之藝尔非精鑒之事也不知此論為是否余非知畫者強為之說但恐未必然自謂好畫者必不能知此也

八云介甫嘗言夏月晝睡方枕為佳問其何理云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然則真知睡者耶余謂夜彈琴惟石徽為佳蓋金蚌瑟〻之類皆有光色燈燭照之則炫燿非老翁夜視所宜白石照之無光於目昏者為便介甫知睡真懶者余知徽直以老而目暗耳余家石徽琴得之二十年昨因患病手中指拘攣醫者言惟數運動以導其氣之滯謂惟彈琴為可亦尋理得十餘年已忘諸曲物理損益相因固不能窮至於如此老莊之徒多寓物以盡人情信有以也哉

九云唐之詩人類多窮士孟郊賈島之徒尤能刻琢窮苦之言以自喜或問二子其窮孰甚曰閬仙甚也何以知之曰以其詩見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云市中有樵山我舍朝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蓋孟氏薪水自足而島家柴水俱無誠可笑然二子名稱高於當世其餘林翁處士用意精到者往〻有之若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羈孤行旅流離辛苦之態見

於數字之中至於野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見春物融怡之情和暢又有言不能畫之意茲亦精意刻琢之所得者耶往在洛時嘗見謝希深誦曰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希深曰清苦之意在言外而見於言中又見晏丞相常愛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晏公曰世傳寇萊公云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以為富貴此特窮相耳能道富貴之盛則莫如前句亦與希深所評者類耳以二公皆有情味而喜為篇詠者其論如此

右永叔所書六事頃在京師貴人家見之事（書）之字畫清勁多柳誠懸筆法愛而錄之然其間稱馬放降來地及春生桂嶺外之句并論嚴維柳塘春水漫溫筠雞聲茅店月之句與夫賈島哭僧之詩皆已載於詩話中及晏元獻評富貴之句亦見於歸田錄但其言或不同故不敢刪削併錄之云

本事記

東坡作長短句洞僊歌所謂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者公自敘云予幼時見一老人年九十餘能言孟蜀主時事云蜀主嘗與花蕊夫人夜起納涼於摩訶池上作洞仙歌令老人能歌之予今但記其首兩句力為足之近見李公彥季成詩話乃云楊元素作本事記洞仙歌冰

肌玉骨自清涼無汗錢唐有老尼能誦後主詩首章兩句後人為足其意以塡此詞其說不同予友陳興祖德昭云頃見一詩話亦題云李季成作乃全載孟蜀主一詩氷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来暗香滿簾間明月獨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三更庭院悄無聲時見疎星度河漢屈指西風幾時来只恐流年暗中換云東坡少年遇美人喜洞仙歌又邂逅處景色相暗似故檃括稍協律以贈之也予以謂此說近之據此乃詩耳而東坡自叙乃云是洞仙歌令蓋此叙自晦耳洞仙歌腔出近世五代及國初未之有也九

穆天子傳

穆天子傳古書也杜子美多用其事語如天子之馬走千里王命官屬依曾祝沉豪牛獻王大宛兒凡廿四皆出此書也曾紋彥和博學之士予先君有此書彥和借往讎校乃題其後云晉中書監令荀公曾知嶠所上篆文穆天子傳六卷即太康二年汲冢人準盜發魏襄王墓所傳竹書也按束皙傳竹策書凡七十五篇内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然則穆天子傳本五篇公曾等所上乃有六卷者今觀第六卷多記盛姬事蓋

并入雜書中此一篇也書雖殘缺不可盡讀而其所載事物多故志之所無者如世民之吟黃尺之謠黃竹之詩其辭皆雅馴可喜又如虎牢五鹿之所以名亦可以博異聞矣嘗考漢書地理志京北有西鄭河南有新鄭漢中有南鄭京兆之鄭先儒謂之鄭班固曰周宣王弟威公邑應劭亦曰宣王母弟友所封也其子與平王東遷更称新鄭臣瓚曰周穆王以下都於新鄭不得以威封初威公為司徒王室作乱故謀於史伯而寄帑與賄於虢會之間幽王既敗三年而滅會四年而滅虢居於鄭父之丘是以為鄭威公無封京兆之文也顏師古曰穆王以下無西鄭之事瓚說非也今按此書自第四卷而下卷末皆書天子之入於南鄭蓋瓚所謂穆王之所都者是也第五卷有祭父自圃鄭來謁蓋瓚之所謂鄭父之丘者是也理即按書郎中傅瓚乃公曾嵪所部按穆天子傳官屬也故因取此傳以注漢書然傳称南鄭瓚西鄭所未詳其所以異豈近世傳寫之誤也漢中之鄭為南鄭不應京兆之鄭復称南鄭其称西鄭乃以圃鄭為東耳西鄭穆王出遊反必入焉豈非以其所都故耶設非王都亦圻內近地也邦家在畺地畿內諸侯當在邦都其內為縣又其內為都則西鄭之於鎬京殆可為公邑而已亦不足以為國也且是時已有圃

鄭矣則不必因威公之子從周東遷乃得鄭名然謂之新鄭又果何耶雖然如瓚之説亦豈全非哉亦汲冢中竹書唯此書及師春行於世餘如紀年瓚語之類復已亡逸

李博内丹

李博宣和間仕大府卿因職事陛對徽宗問曰知卿年弥高而色不衰中外稱卿有内丹之術可具術以進博曰陛下盛德廣淵睿智日新学有緝熙於光明臣雖不学敢以誠對謹領聖訓容臣具術以聞明日乃進曰臣聞内觀所以存其心也外觀所以養其氣也存其心養其氣則眞火爐鼎日炎神水華池日盛矣長生久視上下与天地同流天道運而不積聖人知而行之天道甚易知其易行以簡以簡易而天下之理得也人之所恃以生者氣也氣住則神住神住則形住形住則長（生）久視自此始矣蓋日月運轉寒暑者往來天地所以長久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眞人所以住世故丹元子曰形以神住神以氣集氣體之充（克）也形神之舍也氣實則成氣虛則散氣住則生氣耗則滅此廣成子所以保氣而煙蘿子所以煉氣也然則一言而盡保煉之妙者其惟嚥納呼（乎）故曰一嚥二嚥雲蒸雨至三嚥四嚥内景充實七嚥九嚥心火下降腎水昇上水火既濟則内丹成可以已疾可以保生可以延年可以超昇臣

謹刪其繁紊撮其樞要直書其妙以著於篇上篇曰進火候每日子後午前若於五更初陽盛時尤佳就坐榻上面東或南握固盤足合目主腰而坐澄心靜慮內藏五藏仰面合口鼻中引出清氣〻極則生要而嚥之每一嚥縮穀道一縮再引則再如之至再至三若氣極不能任則低頭微開口以吹寧出之勿令耳聞出氣之聲如此凡三次是為進火一周天候氣調勻然後行水下篇曰進水候進火鼻中取鼻涕口中取液聚為一處多〻益辭候甘而熱即閉口仰面亞腰左顧一嚥正中一嚥分三嚥而下內想一直下丹田每一嚥亦縮穀道一縮如此一遍是為行水一周天每進火行水畢然後下榻行履自如後敘曰五行水火為初人生水火為急此是極易之要法上奪天地造化学道修真之士初行須覺臍下如火飲食添進四肢輕快是其驗也行而久之則髮白再黑齒落重生精神全具復歸嬰兒寒暑不能侵鬼神不能寇千二百歲壽比彭老漸為真人矣徽宗見而嘉納之梁師成錄其說以示人乃簡易之道第行之者不能悠久耳或云虞謨君明修養有得亦祗行此法也

唐子西酒名并詩

唐庚子西謫惠州時自釀酒二種其醇和者名養生主其

稍冽者名齊物論子西詩多新意不沿襲前人語如湖上云佳月明作哲好風聖之清獨遊云烏攫春祠斂鳶窺野燒癡醉眠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又芙蓉溪歌云人間八月秋風嚴芙蓉溪上春酣〻二南變後魯叟筆七國戰處鄒軻談人間二月春光好溪上芙蓉迹如掃周家盛處伯夷枯漢室隆時賈生老小兒造化誰能窮幾回枯株還芳叢〻因人老不復少有酒且發衰顏紅此興殊新奇也

金華神記　聖宋文選

崔伯易嘗有金華神記舊編入聖宋文選後集中今亡此集近讀曲轅集復見之因載之以廣所聞云汴人有吳生者世爲富人而生以娶宗女得官於三班嘉祐中罷任高郵過寓其家於治所而獨與兒子賫金繒數百千南適錢唐道出晉陵艤舟於望亭堰下是夜月明風高生乃危坐舷上頹然殊不有寢意久之忽有緋衣被髮持叉炬自竹林間出者後引一女子冠玉鳳冠曳蛟綃文錦之衣顏色甚麗而年十九八耳生見而驚俄頃至岸側回叱緋衣者曰可去矣無久留也於（是）滅炬泣拜而去女子即登舟向坐謂生曰見向來緋衣者乎此君之夙讐也而索君且數十年矣乃今方得之第以我故得免不然今夕君當

死其手生聞益驚駭不自安女子笑曰君怯耶即以金縷衣置肩上生稍安乃問曰若神欤其鬼耶女子曰我非人亦非鬼蓋金華神也過去生中嘗与君為姻好竊知將有所不濟故相救尔今事已我亦當去君矣遂去不復返顧生以目送至於林中不見將掩閔忽覩女子坐其後生大驚女子笑曰知君怯故相戲安有數十年睽索一得邂逅而遽往者耶遂相與入舟中取酒共飲其言諧謔悉如常人然生誠曰毋高聲恐兒子之知女子曰我聲特君可聞他人雖厲聲亦不能聞也生益疑竊自懼曰此果神也固無所憚儻鬼則必有所鬼（畏）矣因出劍鏡二物示之女子曰此劍鏡耳精与鬼則畏夫劍陽物而有威者鬼陰物而無形者也以無形而遇有威是故銷鑠其妖而不能勝故鬼畏劍也鏡亦陽明而至明者也精亦陰物而僞變者也以僞而當至明是故暴著其形而不能逃故精畏鏡也昔抱朴子嘗言其畧而我知之且久矣乃欲以相畏乎生懼起謝曰誠無他意至明起謂生曰舟檥已有曉色勢不能久留當与君子訣矣君後十年遊華山日多置米粉於路隅梧桐下揚之雖然君今不可終此行恐復不濟（済）也因索筆題詩一章曰羅襪香消九〻秋淚痕空對月明流塵埃不見金華路滿目西風總是愁書已輒復流涕歔

欷而去明日思其言遂回棹不復南去復以其事語人人或詰其兄子果亦不知也